



三詔

燭蕭

茅苴

茅旌

道布

三詔

禮曰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又曰詔
 祝於室迎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又曰血毛告
 幽全之物也蓋尸入則裸既裸則迎牲牲入則用幣
 於庭以告其將殺禮器所謂君牽牲大夫贊幣從是
 也既殺則薦血毛於室以告其幽全國語所謂毛以
 告物血以告殺是也及薦於堂又用羹以告其饗
 禮器所謂堂事交乎階是也凡此皆朝踐之節也
 儀禮大夫士無裸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
 子諸侯有裸禮故迎尸而後迎牲鄭氏曰迎牲之時

坐尸於堂西南面坐主於堂西東面祝乃燎臍骨於
爐君親制祭然後升牲首於北階下至薦熟乃更延
主於室之奧尸坐于主北然祭統曰所使為尸者於
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尸之在堂固南面矣
特牲少牢皆坐尸於室而東面則尸之在室西東面
矣鄭氏曰延主于室之奧尸坐于主北其然然其
言堂上坐主於西東面是象神者與神異何無是理
也

燔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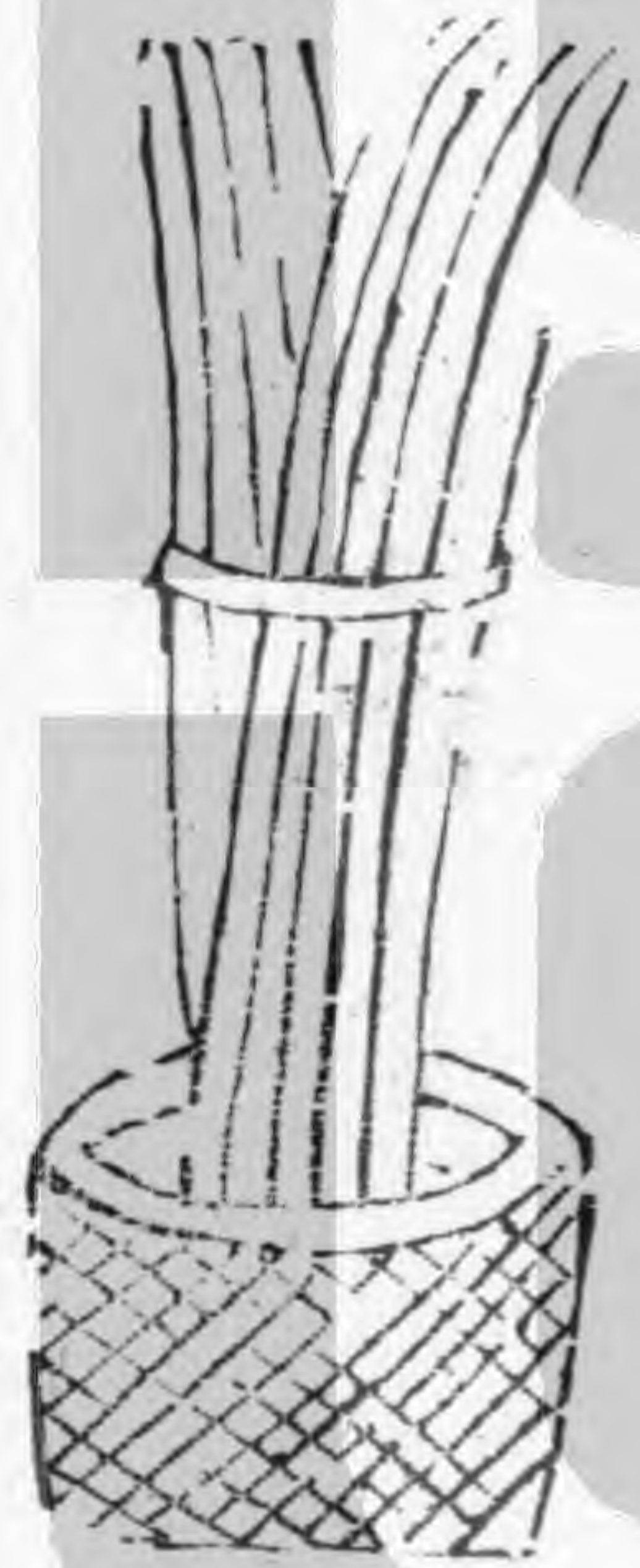
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詩曰取蕭祭脂又曰取其血管
郊特牲曰蕭合黍稷是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
合糞鄭氏曰奠謂薦熟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
于銅南是也蕭染以脂合黍稷之祭也二端既立

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類類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蕭
黍稷肝肺首心見間以俛緦加以鬱鬯以報魄也鄭氏
曰二端謂氣也魄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
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間皆當為闕字
之誤也糞當為馨聲之誤也爾雅曰蕭荻也李廵曰荻
一名蕭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
白蒿白葉莖蘿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氣故祭祀
以脂蕪之為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

鬱合豎真陰達於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求諸陰也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以魂氣歸于天而求諸陽
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以圭夫人
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盃記言灌以圭璋用玉氣也
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燔蕭是迎牲奠盃皆在既

灌之後而燂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亦神之始也而
 燂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祭儀曰
夫人奠君獻 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而致
尸夫人薦 曲焉則神其不格乎設燂燎羶羶見以蕭光則羶脾
 膂之氣也鄭黍稷之氣也曲禮黍曰蕭 蕭合脾膂黍稷
 而燂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
 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蓋迎牲而到
 之則血毛告於室以示其幽全脾膂燂於堂以達其
 臭氣而羹定之所謂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
 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為廟事之燂蕭以郊特牲所
 言為饋食之燂蕭改羶為馨

茅苴



茅旌



禹貢荊州厥貢包匭菁茅

匭匣也茅以縮酒

易曰藉用白茅無

咎繫辭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苟錯於地不可矣

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周禮甸即祭祀共蕭茅

鄭大夫云東茅立之

祭前沃酒參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參也故齊者

縮酒直以藉以縮酒味酒也醴齊縮酌

鄉師大祭祀羞牛也共茅藉鄭大夫謂祭前藉也女謂藉士虞禮所謂直荆茅長五寸束之是也

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于首三取膚也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終蓋束而去之守桃太既祭其膚是與司巫祭祀共

藉館藉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以承藉謂若今筐也共其以筐大取其藉陳之審則退也士虞禮曰直荆茅長五寸實于筐于西

坵上又曰祝盥取藉降洗之升設于几東席上東縮正義曰西坵者堂而南西坵之坵士虞禮設席於奧神面右几縮也據神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

是藉祭之物縮引之者據首司尊彝醴齊縮酌醴齊九罍和以明酌醴人郊酌

麋鬱鄭大夫請布為男巫掌望祀望銜授號旁詔以茅禮

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士虞禮直荆茅長五寸束之實

于篚饌于西坵上藉也又曰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

几東席上東縮又曰祝饗命佐食佐食許諾鉤袒取黍

稷祭于直三取膚祭祭如初鉤袒令振衣也苴所以藉祭也茅

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富有主象而無何乎正

義曰鄭意以苴為藉祭非主道也若然此據文有尸而言將納尸有苴案

下記文無尸者亦有苴又特牲少牢吉祭無苴案司巫祭祀記既鄉長祭

共藉常祀亦有苴者以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故吉祭亦有苴記既鄉長祭

于直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

祭不共無以縮酒公羊傳曰鄭伯左執茅旌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

拍護祭者斷口藉不斷曰旌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野有死鹿白茅純

束又曰白茅菅兮又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晉語曰置

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故古者藉祭

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共

蕭茅鄉師大祭祀共茅粗司巫祭祀共粗館則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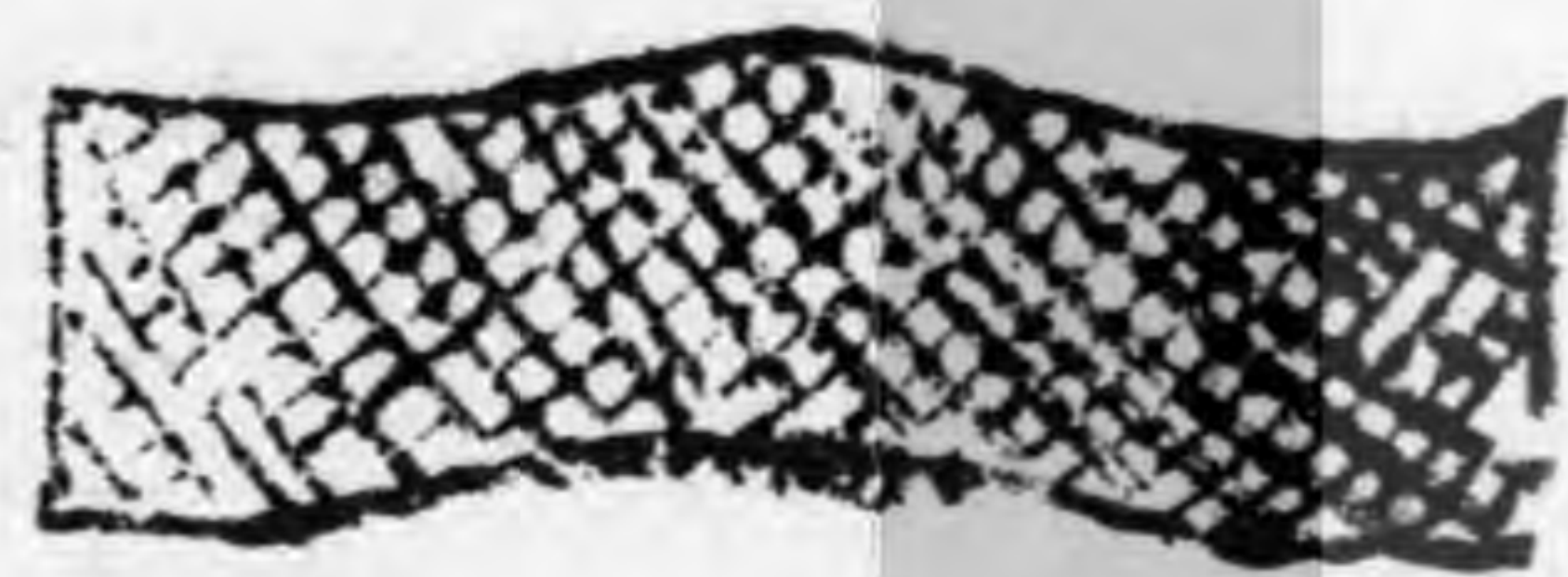
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

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

共者凡祭祀也賈公彥曰甸師共茅與司巫為苴以共之此據祭宗廟也甸師氏送茅與鄉師謂祭天也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特藉祭而已士虞禮苴荆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坵上況升反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

縮佐食取黍稷芬于其三取膚祭祭如初此特藉祭者也司尊彝醴齊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然後酌則其縮不必束而立之祭前鄭大夫謂束而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而下若神飲鄭康成謂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起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其說皆不可考男巫望祀望街旁招以茅國語置茅蒞設表塋公羊曰鄭伯左執茅旌何休謂斷之曰藉不斷曰旌宗廟之中以迎道神指護祭者然則茅之所用豈一端哉故可以纂鼎可以御柩雜記或菹以為豆實或包以通問好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特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菹館則九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後世祭有覆蓋茅旌之類

道布



周禮司巫祭祀則共匱土及道布及菹館杜子去道布新布三尺也或曰布者以為席也鄭康成曰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雷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凡蓋神位藉之以席設之以布謂之道布為道神故也

禮書卷第八十三

陰厭

陽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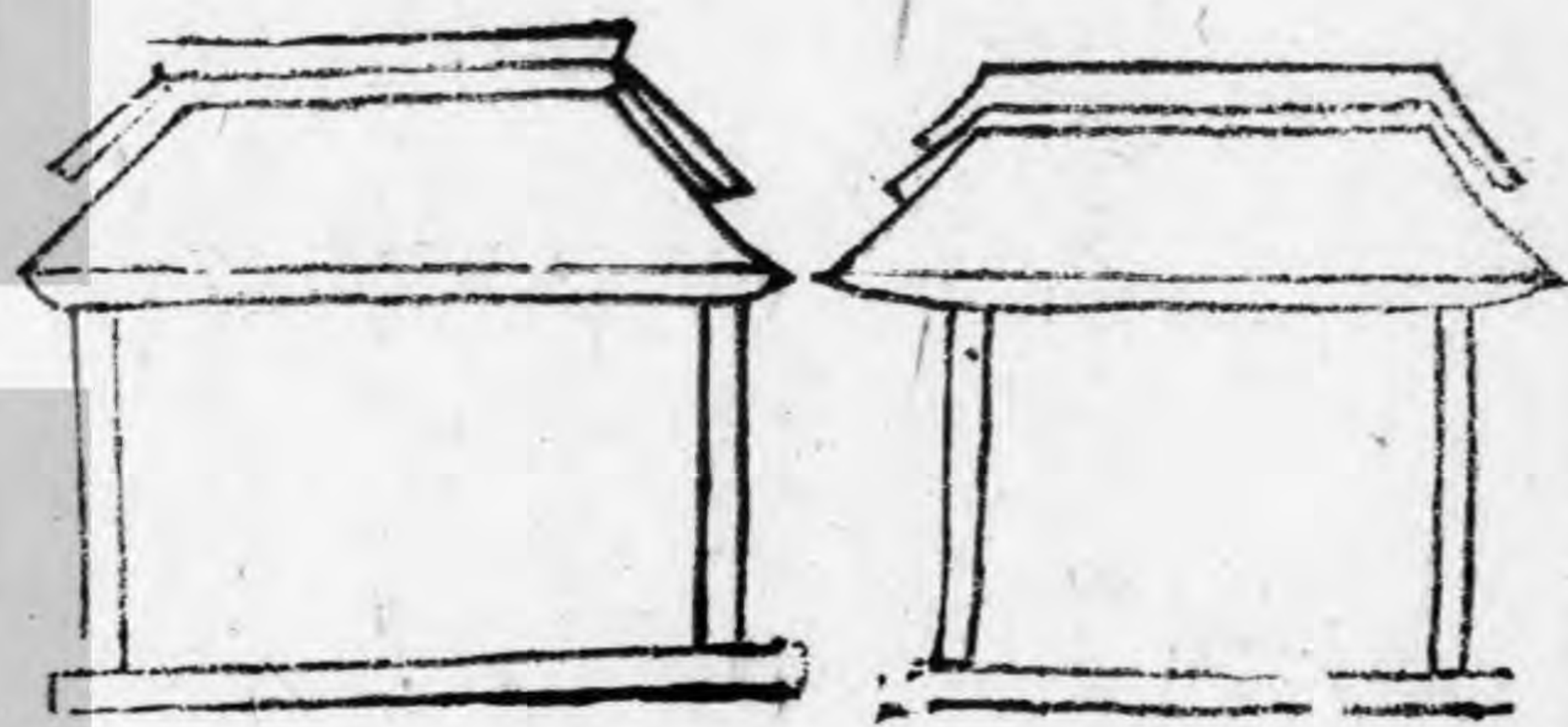
綏祭

受祭

陰厭陽厭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銅主人及佐食宗人
 設鼎俎祝洗酌奠于銅南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
 少牢亦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後祝
 出迎尸則未迎尸之前陰厭也有司徹卒養有司官
 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凡扉用席
 納一尊于室中則尸謾之後陽厭也鄭氏曰陽厭殺
 無瓦洒陰厭西南與陽厭西北漏與室之間故曰陰
 漏室之白故曰陽陰厭席東面陽厭席南面

陰厭

陽厭



禮記曰攝主不厭祭又曰祭殤必厭蓋弗成人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成人之後雖無而無子孫與未成人同又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

告利成是謂陰厭兄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蓋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鄭康成曰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祭殤於廟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宗子而殤有陰厭無陽厭庶子之適為凡殤有陽厭無陰厭若夫成人之祭迎尸之前設奠於奧謂之陰厭尸設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儀禮特牲有陰厭有陽厭少牢有陰厭無陽厭蓋天子諸侯上大夫正祭有陰厭繹祭有陽厭下大夫與士無賓尸之繹則陰厭陽厭設於祭之日而已庶子攝祭不厭鄭氏以為不陽厭者以曾子問先言不厭而繼之以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逆東其祭末者則不厭為陽厭可知也

夫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飲神也殤之有厭為其無尸故也正祭有厭為其尸不存故也上大夫而上正祭無陽厭不敢遽飲之也禘祭無陽厭不敢飲之也適殤有陰厭則其禮詳庶殤有陽厭則其禮略觀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禮則陽厭之略可知也

授祭

尸主人主婦皆授祭士虞尸右執奠特牲尸左執

周官大祝隋豐令鍾鼓小祝大祭祀贊隋守桃既祭藏其隋儀禮士虞祝命佐食隋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特牲祝命尸授祭之尸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間佐食授主人授祭主婦則佐食授祭主婦撫之少牢尸受肺與黍同祭于豆間主人佑受佐食綏祭坐祭之主婦亦受佐食綏祭祭之禮記特牲魯祭黍稷加肺

報陰也曾子問曰攝主不厭不綏鄭康成謂下祭曰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士虞作隋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綏其實一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其物黍稷與肺其樂鍾鼓贊之以祝祭之以佐食藏之以守桃儀禮有司曰司

官婦婦祭先儒謂婦豆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

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主人受酢而綏祭尸食也少牢主婦受祭於佐食而祭之特牲主婦祭以佐食而撫之以士卑而禮簡故也攝子不綏士虞無尸不綏以攝與尸非備文故也周人所祭莫先於肺天子諸侯或隋於堂上或隋於室中固不可考要之皆先祭肺而已鄭康成以禮記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前謂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臠管燎

受嘏

于爐炭洗肝于鑿鑿而燔之入以言神於室又出以
隋于主前主人親制其肺所謂制祭也其說無據



禮運曰脩其祝嘏正義曰祝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
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祝嘏辭說藏於
宗祝巫史非禮也宣祝嘏辭說郊特牲嘏長也大也曾
子問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假當作嘏不
嘏建正主也周禮
膳夫凡王祭祀賓客食徹王之胾俎正義曰胾俎若特牲少牢
主人受尸酢尸東西面主
人祖於席前
尸酢禮亦然司凡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
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加次席黼
純左右玉凡祀先王昨席亦知之昨讀如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
席尸卒食王醑之卒爵祝受之
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尸內諸臣致爵乃設席正義曰
知席王在尸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尸內之東西面也鬱人大祭祀
與量人受舉俎之卒爵而飲之儀禮特牲饋食九飯
主人酌尸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
主人退佐食授饗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

酒進聽嘏佐食搏黍稷授祝祝受尸入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實于左袂挂社以少指者便卒角也主婦酌亞獻尸尸酌如主人儀賓三獻如初少牢饋食禮尸十二飯主人酌尸祝酌受尸尸酢主人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濟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齋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書王受同瑁三宿三

祭三啜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三爵於三進爵三祭酒三奠爵

上宗曰

祭必受福

酒太保以異同秉璋以酌

半圭曰璋臣所奉王已酌祭太保又於報祭曰酌

太保受同祭濟

太保既拜而祭既祭受福齊至則

王亦至齒王言贊太保言齊詩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楚茨工祝致告祖賚孝孫亦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梁天監五年明山賓議請郊廟受福唯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祿臣下不敢同也認依其議唐開元開寶禮及儀注燕寧祀儀天子親祠而亞終獻飲福有司攝事而太尉飲福受酢

祝以孝告其辭說則少牢饋食祝曰孝孫某敢用柔

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

某氏尚饗之類是也嘏以慈吉其辭說則少牢饋食

祝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汝孝

孫來與齊同使女受福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

之之類也其儀則士禮佐食搏黍執祝執俎尸受
以菹豆執以親啜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後位詩
懷之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於菹拜主人出而齋于
房祝以邊受大夫禮二佐食各取黍于一其上佐食
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尸
西以嘏于主人主坐奠爵與再拜稽首與受黍
坐振祭齊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報爵
以興坐卒爵拜尸荅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邊受齋
黍主人嘗之納內蓋士賤而禮簡故佐食搏黍授祝
祝受尸尸執而親嘏之大夫貴而禮煩故佐食兼受
二敦黍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嘏之士執角受之
詩懷而不嘗大夫奠爵受之坐祭齊之乃詩懷之而
又嘗其實于左袂所以便執爵也以袂挂于季指所

以便卒爵也其受皆於主人酌尸之後而主婦亞獻
賓三獻不與焉特受尸酢爵而已曾子問攝主不嘏
以明福在主人非攝者所可受也梁明山賓議請郊
廟受福惟皇帝再拜明上靈降祚臣不敢同也其言
頗合禮意唐開元開寶禮天子親祠而亞獻飲福有司
攝事而太尉飲福然受尸酢爵謂之飲酢可也謂之
飲福非也以爲飲福非古遂廢受酢之禮此又全失
獻酢往來之道也古者受福雖在皇尸飯酌之後然
主人受酢受福皆同時其後繼之以亞獻終獻加爵
無嫌乎受福太蚤也今親祠儀注亞獻終獻行禮已
訖然後禮官前導
皇帝飲福受胙而亞獻終獻無復與於酢爵恐非禮意

禮書卷第八上終

禮書卷第八上

五齊

三酒

六飲

五飲

五齊

泛齊 醴齊 盎齊 緹齊 沈齊

三酒

淳酒 鬯酒 清酒

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
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
量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而辨其實春
祠夏禴裸用鷄彝烏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
獻用兩象尊皆有壘諸日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鬯
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
有壘諸日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
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
有壘諸日之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
縮酌盎齊流酌凡酒脩酌儀禮特牲壘禁在東序尊于
戶東玄酒在兩又尊兩壺于階東西方亦如之少牢尊
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玄酒禮運玄酒在室醴醖在戶
菜醖在堂澄酒在下坊記醴酒在室醖酒在堂澄酒在

下禮器壘尊在階犧尊在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
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祭統宗婦
執盎從夫人薦泔水

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
有三酒以人養之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皆陳
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而皆有
貳者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
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
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酒正言凡祭
祀則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皆有五齊三酒司尊
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象尊皆有壘蓋犧象所
實泛與醴也壘尊所實盎以下也君西酌犧象夫
人東酌壘尊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盎泔酌而宗婦

執盞從夫人薦沈水是壘尊之所實者盞而盞之上
泛醴而已則犧象實泛醴可知也司尊彝言醴而
不及泛言盞而不及緹沈鄭氏謂泛從醴緹沈盞則
壘之所實盞之下又可知也然則夫人酌壘而薦盞
則君制祭朝事之時也及君割牲饋食則夫人薦酒
而已儀禮大夫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尊於戶東禮
記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北皆所酌而非所設也若
夫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醑在堂澄酒在下此則設
而弗酌也醴醑在戶而坊記言醴酒在室亦有不同
而其設亦異爾齊之作也始則其氣泛然次具有酒
之體中則盞然而浮久則赤終則沈室者陰之幽戶
者陰陽之交堂者陰陽之辨堂下者陽之顯而道
以幽玄醇厚為上以顯著清美為下泛齊在室以其

未離於道故也醴醑在戶以其離道未遠故也粢醑
在堂則道與事之間者也澄酒在下則純於事而已
觀此則先王所辨齊酒之位意可知矣夫醴齊縮酌
則以茅縮而後酌此記所謂縮酒酌用茅明酌是也
盞齊澆酌則以酒澆而後酌此記所謂醑酒澆于清
是也黍稷別而言之則稷曰粢曲禮稷曰明粢是也
合而言之皆曰粢禮凡言粢盛是也記於醴齊言粢
醑指其材尔鄭氏改粢為齊誤也鄭氏又以明酌為
事酒而澄酒或謂三酒或謂五齊於酒正坊記儀禮則曰
澄酒三酒也於禮還則
曰齊酒
拾備也五齊禘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
用盞齊諸君自酌用凡酒然記曰夫人薦盞則醴
以上君所酌盞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薦盞之
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中祭

小祭皆備五齊而無四齊二齊之制矣

蕡鬯

蕡字十一二花
狀如紅藍



秬鬯

秬黑黍也
一秬二米



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

之 蔡鬱金黃之以和鬯酒却司農云鬱草名十葉為鬱百二十貫為築
以黃之繼中停於祭前鬱為草若蘭正鬱一葉為貫百
二十貫為築者未知出何文云以黃之鬱草則鬱此以鬱俱是香
之无鬯酒者文略其和鬯酒也云鬱為草若蘭則鬱此以鬱俱是香
草故此類言之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鬱大夫以蘭士以蕭庶
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諸侯以黃四末相主情之賜得賜則以鬱王度云
天下以鬯及九緯云鬱草生庭背是鬱金之草以其鬯酒因号為鬯草也
鬱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飾之謂

大喪共其鬱鬯

鬱鬯以
於進

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王弔臨共介鬯

祝生其神
於進

太宗伯凡祭大神享大鬼

祭大示涖玉鬯肆師祭之日及果築鬯

築者築香草
黃以為鬯也大喪

大泚以鬯則築鬯禮記曰鬱合鬯又曰暢曰以掬杵

以梧

正義曰掬杵也梧桐也以相
香桐潔白清香鬱鬯於神為宜

又曰天子親耕粢盛秬鬯

以事上帝

正義曰案小宰云天地大神至尊不潔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
不和鬱謂之秬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
不和鬱謂之秬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
不和鬱謂之秬鬯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

流在中

箋云黃流秬鬯也正義曰以秬鬯為黃流者秬黑黍一經二米者也秬鬯
者醱和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香調暢故謂之秬鬯蓋名鬱金則
黃如金色酒在流江漢曰釐爾圭項秬鬯一旨

黃如金色酒在流

秬黑黍也鬯香也
築者合而鬱之曰鬱

江漢曰釐爾圭項秬鬯一旨

築者合而鬱之曰鬱

義六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芳條鬯也正義曰礼有鬱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
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以其奇
和秬鬯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條鬯合而鬱之謂築也鬯草又煮
之乃去其鬯之酒合和而條鬯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條鬯積之非
草名如毛此意言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為鬯與邦異也箋以毛解鬯其言
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
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鬯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
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之鬱金者以和酒者也

義六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芳條鬯也正義曰礼有鬱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
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以其奇
和秬鬯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條鬯合而鬱之謂築也鬯草又煮
之乃去其鬯之酒合和而條鬯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條鬯積之非
草名如毛此意言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為鬯與邦異也箋以毛解鬯其言
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
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鬯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
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之鬱金者以和酒者也

義六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芳條鬯也正義曰礼有鬱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
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以其奇
和秬鬯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條鬯合而鬱之謂築也鬯草又煮
之乃去其鬯之酒合和而條鬯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條鬯積之非
草名如毛此意言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為鬯與邦異也箋以毛解鬯其言
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
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鬯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
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之鬱金者以和酒者也

義六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芳條鬯也正義曰礼有鬱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
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以其奇
和秬鬯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條鬯合而鬱之謂築也鬯草又煮
之乃去其鬯之酒合和而條鬯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條鬯積之非
草名如毛此意言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為鬯與邦異也箋以毛解鬯其言
不明似必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
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鬯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
鬱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之鬱金者以和酒者也

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秬二米作之芬香條鬯故名之
曰鬯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无稱鬯者用箋說為長生民詩口維秬維

秬毛曰秬黑黍秬一秬二米正義曰昔尔雅文唯彼藥作藥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木異耳洪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实

实二米得黍三斛八斛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别名之為

秬故此經異其文而尔雅釋之若言秬秬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

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四故言

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

之祭惟裸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曰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实秬是大名故

云釀秬為酒耳尔雅云秬一秬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同者郑志答張逸

云秬即皮其稗即赤皮也尔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秬古今語之異故郑引尔雅得以秬為秬周語宣王不藉千畝

號文公諫曰誓告協風至王即齊宮及朝懋彭人薦鬯犧

人薦醴王裸鬯饗醴乃行魏略曰大秦多蘇合薰陸鬱

金芸膠十二種香許慎說文曰鬯以秬釀鬱草芬芳收

服以降神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凡鬯

之屬皆從鬯鬱芳草也十葉為貫百二十葉為築以

煮之一曰懋鬱鬯百草之華遠方懋鬱人所貴芳草合釀

之以降神懋鬱林郡也開寶本草木部中品懋鬱全香

味苦温無毒陳藏器云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英按魏

略云生大秦國二月三月有花狀如紅監四月五月採

花即香也嘉祐本草圖經云懋鬱金本經不載所出州土

蘇恭云生蜀地及西戎胡人謂之馬菜今廣南江西州

郡亦有之然不及蜀中者佳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

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木部中品有懋鬱金香云

生大秦國二月三月十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

陳氏云為百草之英乃是草類又與此同名而在木部

非也今人不復用亦無辨之者故但附於此耳

禮或言秬鬯或言懋鬱鬯蓋秬一秬二米天地至和之

氣所生謂之鬯以言和氣之條鬯也謂之懋鬱鬯以其

鬯鬱草和之也鄭司農曰懋鬱十葉為貫百二十貫

為築以煮之其言蓋有所受也禮曰諸侯未賜圭

璜資鬯於天子則諸侯受封未嘗不資鬯而後祭也
傳曰天子以鬯諸侯以薰誤矣特性少牢大夫士有
奠而無裸傳又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不
可考也鬯之所用不特達血氣以求神而已故王齊
則以鬯淬浴王弔喪臨諸侯則以鬯為摯大喪則以
鬯釁尸

六飲

水漿醴醫醢

五飲

水漿酒醴醢

膳夫掌王之食飲飲用六清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

二曰醫

反於已

三曰漿四曰醢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

四飲之饌及后世子之飲

清謂醴之汁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醢為醴凡醴濁醴醢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

從醫從酉省也醫今之載漿也醢今之粥內則有黍醢醢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曰飲重醴和醴清蒸醴清薄梁醴清薄或以醢為醴漿水醴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醢糟音與滿相似醫與醴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此皆一物也共后之致飲

于賓客之禮醫醢糟皆使其士去之

糟醫醢不沛者沛曰清不沛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醢

六飲水漿醴涼醫醢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

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醢糟而奉之凡飲共之食醫醢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凡飲齊眠之時內則曰飲重醴稻醴

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或以醢為醴醢黍醢黍醢黍醢

濫以謀和水也濫涼也王藻曰五飲上水漿酒醴醢又曰惟水漿不祭若

祭為已僕卑小儀曰客爵居左其飲居右凡燕尸執之以

右居之以左

齊謂食美醬飲有齊和者也

曲禮曰酒樽亦處右

處之天右此言酒若美耳兩有

之則左

禮其禮食則宜於公食無大夫禮云

公食大夫飲酒漿飲俟于東

房漿飲載漿也其俟奠與豐上

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

賓三飯宰夫執解漿飲與其豐

以進宰夫設其豐于稻酒在東漿在右是所謂左酒右漿上大夫庶羞酒

飲漿飲庶羞可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既冠贊

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冠者以柶祭醴三

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醴宜不用柶者沛其醴內見曰飲重醴而醴清

孟子曰簞食壺漿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莊子曰十

漿之家五漿先饋

酒正四飲清醫漿醴而無水醴涼漿人六飲水漿醴

涼醫醴而無清內則有醴清糟醴漿醴濫而無水涼

醫玉藻有水漿酒醴醴而無涼醫者鄭氏曰清謂醴

之沛者則酒正之清與將水人之醴一也內則重醴

稻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三醴皆有清糟以糟

醴之濁者也醴內則所謂或以醴為一醴內則所謂豕

醴也醫內則所謂醴也涼內則所謂濫也鄭氏曰醫與

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之別濫京也紀宮之間名諸為濫水涼之味薄非酒正之所辨

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內則無水涼亦以其薄而

略之也夫飲之齊必寒飲涼時其設必重沛者為清

醇者為糟糟用柶清不用柶右致飲于賓客則醇者

而已故酒正曰醫醴糟則醫醴皆糟也夫人飲于賓

客則有清焉故漿人曰清醴醫則醴清而醫醴皆糟

也夫人致三飲后致二飲屈於王也漿人六飲始水

玉藻五飲亦上水貴其本也六飲無酒五飲有酒異

代之禮也一者之於六飲用醴為多鄭氏曰五齊正

用醴為飲者醴恬與酒異也其飲四齊味皆似酒其

說是也然儀禮士冠醴子醴賓士昏醴賓醴婦聘禮
醴賓士喪既文士虞皆有醴而公食燕禮大射鄉飲
酒特性少宰皆不用醴何也蓋禮之質者尚醴文者
尚酒冠禮醴子昏禮醴婦禮賓原其親也聘禮醴賓
原其私覲也士喪及虞醴神存其養也非此無所事
醴則用酒而已儀禮祭以柶玉藻言水漿不祭若祭
為已饑卑則水漿與醴雖均曰飲其厚薄甘淡故有
間也

禮書卷第八十四終

禮書卷第八十五

裸

九獻

正飯數

十二獻

一獻三獻五獻七獻之辨

加飯數

裸



書曰王入太室裸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車裸將之

事將送也裸送洪禱謂贊王酌爵也以肅尸謂更重灌也明不為飲王以祭也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其攝焉凡樹樹受祭之啐之黃也凡賓客

贊裸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謂宗廟王既備而出迎神后乃從後

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大宗伯大祭

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大賓客則攝而載裸小

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肆師凡祭祀及裸築鬻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裸將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事

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王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

裸將之儀與其節及葬共其裸器遂埋之司尊彝春祠

夏禴裸用鷄彝彝秋嘗冬烝裸用犂彝黃彝行人

公再裸而酢侯伯子男一裸而酢再裸再飲公也人國之孤

以酒禮之以酒禮之者謂齊酒也禮器曰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

邊豆之薦郊特牲曰諸侯為賓灌用鬱鬯商人尚鬱臭

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

臭既灌然後迎牲又曰裸用圭璋用玉氣也祭統曰獻

之屬莫重於裸投壺當飲者皆跪奉醢曰賜灌勝者跪

曰敬養文王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皐論語曰禘自既

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商人尊神而交神於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

而辨神於幽故先裸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太室裸祭

統曰君執圭瓚裸尸則尸入太室以圭瓚酌鬱鬯裸

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裸其裸尸也如裸賓客則

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

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

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考之

於禮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玉人裸圭

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
山川四方而已是裸不施於天地也然太宗伯凡祀
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塗盛秬鬯
以事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裸也行人
曰公再裸侯伯子男一裸諸侯有裸而卿無裸則以
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於裸者此也大
宗伯賓客則攝而載裸謂攝后耳鄭氏謂君無酌臣
之禮宗伯代王裸其說誤也鬯人共秬鬯鬱人和鬱
鬯則鬱人鬯人鬯人之鬯而鬯人不用鬱也賈公彥謂
山川外十二神用秬鬯而不用鬱於理或然

十二獻

九獻

禮器曰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

以敬尊者舉解甲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正門內壺

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

郊特牲郊血大饗腥三獻燔獻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

焉言諸侯相饗也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

也三獻大夫來聘至君饗燕之以為賓實樂記先王為酒禮壹獻之

禮賓主百拜一獻士飲祭統尸飲五君先王爵獻卿尸飲七

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

尊卑之等也尸飲五謂酌尸五獻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正義曰此摠備九獻

飲朝祀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至人酌尸此等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之時以獻卿之

後乃工婦酌尸酌尸畢賓長執尸是尸飲七也乃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初二裸不飲

故去尸飲七自此以後長賓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至人乃散爵獻士及

群有司也此謂上公故以酌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

尸但尸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飲一也大夫士祭三獻而獻賓者欲明諸侯獻賓時

與大夫士獻賓不同知大夫士祭三獻賓者持牲禮文下大夫不實尸與士同亦三獻而獻賓知

者有司獻文其上大夫祭統曰古者必賜爵祿於太廟一獻君降命之

一獻也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裸用鷄

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皆有壘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裸用羊彝其再獻皆有

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壘諸

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雉彝皆有

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壘諸臣之

所昨也

裸如獻尸后亞裸朝踐謂薦豆腥醢醢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也既又酌獻其變朝踐為朝獻者尊相因也朝獻謂尸卒食王酌之再獻者王酌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又次后酌盞齊備卒食三獻也於後亞獻內宗薦加再酌其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饋獻謂薦醢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也此九九酌王及后各四諸臣一祭之正也以今祭禮特少牢言之二裸為奠而尸七矣王可以獻諸臣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爵是其義也明堂位曰灌用玉瓚大圭爵用玉琖加鼎以玉爵也至酌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玉爵也

先儒謂大禘十有二獻四時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

侯伯七獻周官掌客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

裸饗禮九獻侯伯一裸七獻子男一裸五獻諸侯之

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及禮器

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之介則饗賓祀神之獻

數固不異矣然禘雖大於時祭而禘又大於禘宜亦

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禘非也行人上公再裸而裸

不預於九獻侯伯子男一裸而裸亦不預於七獻五

獻則先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彝朝踐用

兩尊皆有壘饋食用兩尊皆有壘邊人醢人有朝踐

之邊豆有饋食之邊豆有加邊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

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饋食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

六獻也酌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獻之禮

也夫卒食必有酌曾子問言侑酌是侑食然後有酌

也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是饋食然後有酌也

特牲少牢之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酌尸則大夫士

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酌尸於饋食之後而已然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下大夫主人主婦賓又獻又加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有加爵記所以隆於尊者也春秋之時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邊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得貺不過三爵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則加豈卑者之所預乎士與下大夫有加其代賓尸可知也周官朝事饋食之邊豆后薦之加爵之邊豆內宗薦之則加以璧散璧角亦諸臣獻之可知也甲者獻以散士之飲禮止於一獻而祭有三獻者攝盛也上加爵三而下大夫加爵二者厭降也書曰

太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報祭曰酢蓋獻始事也酢成事也諸臣之於禮成之而已故獻皆曰酢

一獻三獻七獻之辨

禮器曰一獻所奠三獻文五獻祭七獻神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二獻爛一獻孰鄭氏謂一獻祭群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五獻祭四望山川七獻祭先公其說以爲王祭群小祀以玄冕一章之服故一獻祭社稷以希冕三章之服故三獻祭四望山川則毳冕五章故五獻享先公則鷩冕七章故七獻然周禮大祀次祀小祀見於肆師大祭中祭小祭見於酒正則大宗伯所辨天地五帝先王之類大祀也社稷五祀五嶽之類中祀也四方百物之類小祀也大祀獻多小祀獻寡則社稷所獻宜加於山川也先王祭服各有象

類則希冕三章以祭社稷者非卑之於山川也以社

稷之所上止於利人故服粉米以稱之則獻數不繫

於服章矣且賓客之禮士一獻士冠禮卿大夫三獻禮記特

七獻上公九獻而王饗諸侯自子男五獻以至諸侯

長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繫於

服章哉鄭氏以三獻為祭社稷五祀五獻為祭四望

山川誤矣群小祀則四方百物之類也其牲色雁人

凡外祭戰事其牲體福辜大宗伯以福辜其裸器用散禮記

用虜可也其舞兵舞帔舞或不興舞鼓人凡祭百物之神鼓兵舞帔

山川四望則其非位各因其郊與其方小宗伯非五帝於四

丘墜墳衍其牲各因其方之色裸則用蜃玉則兩圭有

邱與璋邱射舞則兵舞與羽舞奏姑

洗歌商呂舞大磬望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山社稷則

其黝牲其祭血裸以大壘鼓以靈鼓舞以帔舞奏太

簇歌應鍾舞成池其禮樂辨異如此則獻數不同宜

矣蓋禮略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

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爛則

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爛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

血祭社稷是也

飯數

曲禮曰三飯主人延客食載禮器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

夫三食力無數玉藻曰飯殮者三飯也論語曰亞飯干適

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士婚禮三飯卒食特牲禮

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鄭去不復飯者三少牢禮尸三飯

又食載又食舉盄有又食舉牢酪又食告飽又曰皇尸

未實侑尸又食舉牢膏尸不飯主人拜侑尸又三飯膳
夫以樂侑食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詩曰以
妥以侑荀卿曰三臭之不食大戴史記曰三侑之不食
鄭康成曰食大宮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
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彥曰一口謂之一飯士三飯即
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
一飯而侑孔穎達曰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與儀禮
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告飽之數也

禮有以多為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
十一飯有以少為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
士三蓋一食即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飯以
九與十一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
於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鄭氏曰士九飯大

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而賈公彥謂十三
飯諸禮以禮十五飯天子禮理或然也飯必告飽而告
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
樂其心特牲尸告飽祝侑主人拜少牢口告飽主人
拜侑此拜以致其敬也少牢祝侑曰皇尸未實侑此
辭以道其勤也大祝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此樂以
樂其心也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少牢七飯告飽而
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
寡者蓋禮殺者儀慶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紆
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所以不同也賈公彥謂諸
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理或然也然以論語
考之每飯異樂每樂異工則侑固多矣而特牲少牢
尸飯止於三侑再侑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者蓋有每

飯之侑有終食之侑每飯之侑一工而已終食之侑有禮之大者也故荀卿言三臭之不食大戴史記亦言三侑之不食此皆指其大者論之也古者之於賓客如祭祀禮而裸獻之數未嘗不同則天子而下其飯數宜與尸食無異矣大司樂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則凡非大食無鍾鼓歟

禮書卷第八十五終

禮書卷第八十六

大夫餼

士餼

版膳 屬器

致福

大夫餼禮

天子諸侯餼禮見於經尤略今圖大夫士餼禮于後



地道尊右故二佐食皆在賓長之右

士饌禮

廟室



特牲禮尸設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于西
 序下為將餘廷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長兄
 弟與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養者舉奠許

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
 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
 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及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
 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酌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
 酌下養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養有與也如初儀兩養執
 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養皆降實爵于篚上養
 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養即位坐答拜主人
 坐祭卒爵拜上養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
 外西面祝命徹昨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年禮尸設佐
 食徹所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司官設對席乃四人養
 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二人備司士進一敦黍
 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
 食皆右之于席上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饌司士乃

辨舉養者皆祭黍亦舉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
奠舉于俎皆皆拜皆反取與下司士進一釂于上養又進
一釂于次養又進二豆滂于四下乃皆食食舉卒食主
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養養者洗三爵酌主受于戶內
以授次養若是以辨皆不拜受爵主人西面三拜養者
養者奠爵皆皆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一拜
養者三人興出上養止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酢于戶內
西面坐奠爵拜上養答拜坐祭酒啐酒上養親啐曰主
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主人興坐奠爵拜執爵以
興坐卒爵拜上養答拜上養興出主人送乃退文王
世子曰其祭餼獻受爵則以上嗣禮記曰餼者祭之禾
也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故尸謏君
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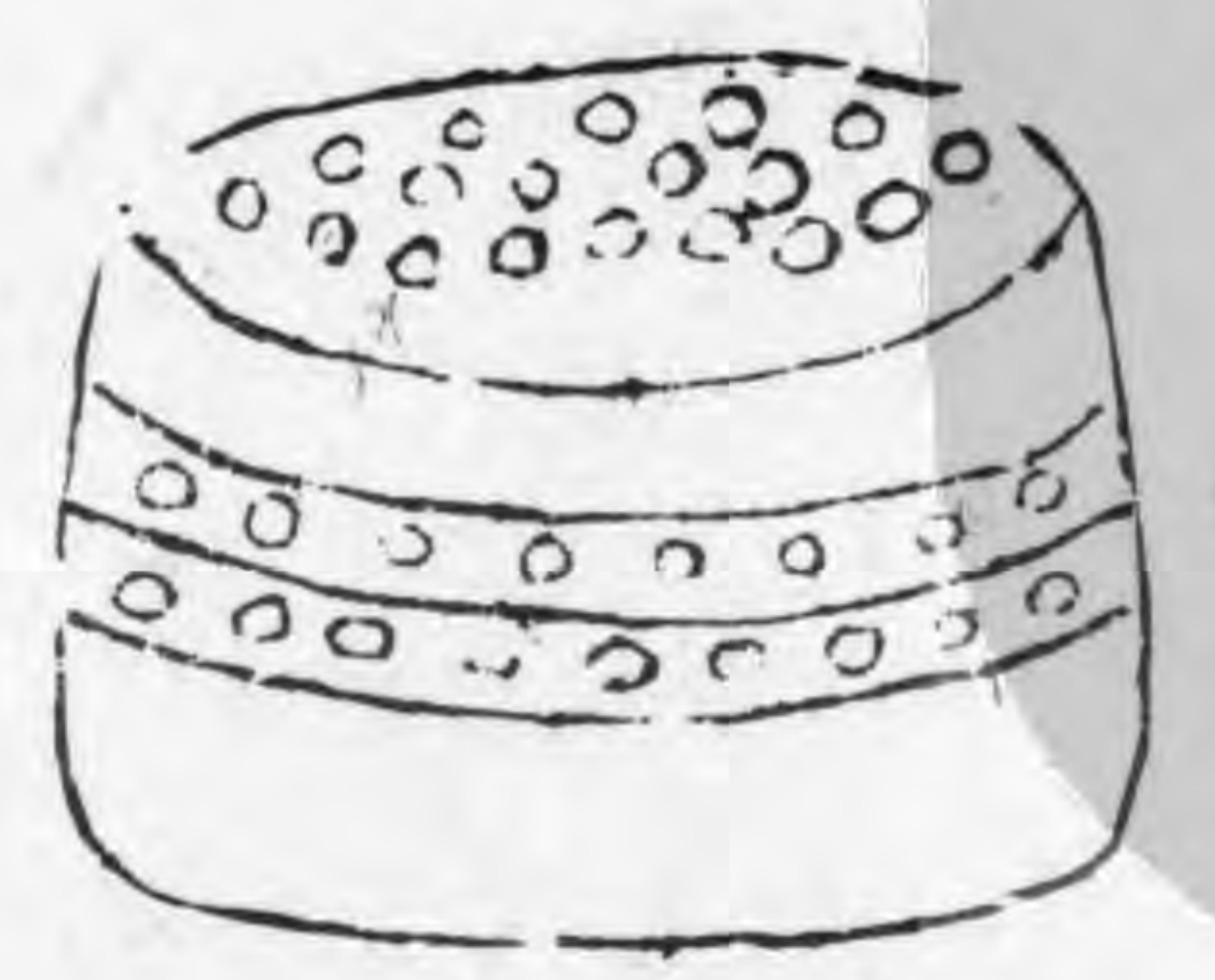
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
百官進漱之下餼上之餘也百官進而餼鄭改進為餼非凡餼之道每變
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
黍見其情於廟中也廟中者境內之象也

祭禮利成則尸謏尸謏則命養主養舉奠與長兄弟
則上養下養二人而已故一簋一釂所謂佐食分簋
釂是也上大夫之養上佐食下佐食賓長二人則上
養次養四人而已故兩釂二豆所謂司士進一敦黍
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上
佐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養司士進一釂于上
養又進二豆于兩下是也然則諸侯以四簋黍則每
變以衆其分而資之可知也八養之簋大夫倍士諸侯
倍大夫每進不過以兩孔穎達謂諸侯之祭六簋留

二以為陽厭不可考也天子諸侯之養自君以至百官而輝胞翟閭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於境內也大夫之饗二佐食二賓長而已以明惠及於其臣也士之饗舉奠與長兄弟而已以明惠止於其親也蓋饗建於室中就神位也用尸之蓋銅施神惠也其禮則降與俟命而後升祭舉祭銅然後食拜醕祭酒而後飲其位則上養東面下養不酢而先降上養酢而後出餼之大略也然士養於其舉也戒之曰養有以也於其醕也戒之曰養有與也而大夫之養不戒士養受酢皆拜而大夫之養受爵不拜大夫之上養不親酢而親之士之上養親酢而不嘏何也大夫之養不戒以其非舉奠也受爵不拜以其非貴者也上養不親酢以其親嘏也士之上養不嘏此其降於大夫故

服膳致福

掌饗祭
共簠器之
簠鄭氏曰
飾祭器之
屬也
凡四方百
物用之無



大宗伯以服膳親兄弟之國行人歸服交諸侯之福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服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服者何 俎實也 註曰服熟曰膳何休曰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曾不助祭而歸之故說殷梁曰服者何祭肉也生曰服熟曰膳石尚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

不行禮於魯也請行服貴也正也左氏稱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服神之六節也成十三年杜氏曰服祭社之肉

盛以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

舅昨齊侯下拜登受儀公九年宋成公如楚還入鄭鄭伯將

享之間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

子有事膳焉孔子曰非祭肉不拜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

之矣孟子曰孔子於魯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周禮膳

夫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都宗人凡都祭祀致福于

國家宗人凡祭祀致福少儀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

而致膳於君子曰膳附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

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

又再拜稽首其禮太牢則以牛左肩臂臠折九箇少牢

則以羊左肩七个植豕則以豕左肩五个玉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菊於大夫去菊於士去葷楊子曰秦用事四帝而天下不匡反致文武昨

腥曰服熟曰膳腥以盛之也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膳燔以熟之也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

社稷主腥故謂之服宗廟主熟故謂之膳春秋傳曰

祀有執膳戎有受服是也兄弟之國親也故兼服膳

以賜之諸侯之國踈也故歸服而已大宗伯以服膳

親兄弟之國行人歸服以交諸侯之福是也然天子

交福於諸侯而諸侯有致福于天子致福亦謂之致

膳少儀曰為人祭曰致福為已祭膳致膳於君子曰膳附練曰告致膳儀凡膳告於君子太牢則以牛左肩臂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臂折七个植豕則以豕左肩有以左不以右右以祭也

豕左肩用葷桃菊校不祥也玉藻曰膳以君有葷桃菊拜送拜

於大夫去菊於士去葷

反重其禮也

此膳告曰公君子主人長以授使者于作階之南面再拜稽首

受而膳之

同其福也春秋書曰天王使也尚來歸服穀梁曰石尚

欲善春秋請行服貴復正也考之春秋天子之大夫

稱官若字士稱名石尚士也故名之行服雖正然諸

侯非助祭而歸之則祭肉其能均乎何休謂魯不助

祭而歸之故譏其說是也玉藻言膳於君大夫士者

致福之膳也非致福之膳則無事於挑芻鄭氏以膳

為凡美食誤也致福致膳吉禮也耐練之胙則曰吉

而已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彈琴而後食此吉肉也

禮書第八十六終

